

逻辑经验主义

上 卷

洪 谦 主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逻辑经验主义

上卷

洪谦主编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LOGICAL EMPIRICISM

Volume I

逻辑经验主义

上卷

洪谦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2017·264

1982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22 千

印数 1--12,100册

印张 13 1/8

定价: 1.70 元

上 卷 目 录

前言.....	1
---------	---

I. 哲学的语意分析

1.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	5
2. 卡尔那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	13
3. 石里克:意义和证实.....	37
4. 卡尔那普:可检验性和意义.....	69
5. 卡尔那普:经验论、语意学和本体论	82
6. 亨波:经验主义的认识意义标准:问题与变化.....	102

II. 逻辑和语言

1. 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形式的几点看法.....	131
2. 卡尔那普:理论概念的方法论性质.....	138
3. 卡尔那普:意义公设.....	183
4. 卡尔那普:自然语言中的意义和同义性.....	193
5. 魏斯曼:语言层次.....	211
6. 内斯:关于解释和准确性的理论.....	233

III. 因果问题和概率性

1. 施特格米勒:归纳问题:休谟提出的挑战和当前的回答 ...	257
2. 亨波:归纳的不一贯性.....	293
3. 卡尔那普: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	329

4. 卡尔那普:因果性和决定论.....	342
5. 卡尔那普:决定论的彼岸.....	373
6. 莱辛巴赫:概率概念的逻辑基础.....	389
7. 石里克:规律和概率.....	412

LOGICAL EMPIRICISM

Volume I

CONTENTS

Preface	1
I. Semantic Analysis of Philosophy	
1. <i>M. Schlick</i> , Die Wende der Philosophie	5
2. <i>R. Carnap</i> , 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13
3. <i>M. Schlick</i> , Meaning and Verification	37
4. <i>R. Carnap</i> , Testability and Meaning.....	69
5. <i>R. Carnap</i> , Empiricism, Semantics and Ontology	82
6. <i>C. G. Hempel</i> , Empiricist Criteria of Cognitive Significance: Problems and Changes	102
II. Logic and Language	
1. <i>L. Wittgenstein</i> , Some Remarks of Logical Form	131
2. <i>R. Carnap</i> , The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oretical Concepts	138
3. <i>R. Carnap</i> , Meaning Postulates	183
4. <i>R. Carnap</i> , Meaning and Synonymy in Natural Languages	193
5. <i>F. Waismann</i> , Language Strata	211
6. <i>A. Naess</i> ,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and Preciseness	233

III. Problem of Causality and Probability

1. <i>W. Stegmüller</i> , Das Problem in der Induktion: Humes Herausforderung und Moderne Antworten	257
2. <i>C. G. Hempel</i> , Inductive Inconsistencies	293
3. <i>R. Carnap</i> , The Nature and Application of Inductive Logic	329
4. <i>R. Carnap</i> , Causality and Determinism	342
5. <i>R. Carnap</i> , Beyond Determinism	373
6. <i>H. Reichenbach</i> , The 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obability	389
7. <i>M. Schlick</i> , Gesetz und Wahrscheinlichkeit.....	412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逻辑实证主义这个哲学流派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征，就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们逐步地放弃了从 A. Comte 到 E. Mach 的实证主义传统，趋向于 Hume 和 J. St. Mill 式的经验主义观点。他们把这种经验主义称为“新经验主义”，或者“逻辑经验主义”。

对此，维也纳学派的著名哲学家 V. Kraft 曾经说过：“把维也纳学派称为逻辑实证主义，从 30 年代的 M. Schlick, R. Carnap, O. Neurath, H. Hahn 以及他们对于 L. Wittgenstein 的见解来说，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这个哲学运动由于这些年来进一步的发展，与实证主义观点有了一定的距离——至少部分是如此的。当前，维也纳学派所坚持的主张，是一种‘新的经验主义’” [Der Wiener Kreis, 1968, 163 页]。

这部论文集就是根据维也纳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而特别着眼于近 20 多年来所讨论的主要问题选译而成的。我把这些主要问题分为五大类：(1) 哲学的语意分析；(2) 逻辑和语言；(3) 因果问题和概率性；(4) 心-身问题；(5) 伦理学问题。这也就是本书的五章。至于选译的他们一些较早的论著，不仅和维也纳学派这个哲学运动有历史上的联系，而且迄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所以也选入本书。

本书如果对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和批判能够有所帮助，如果能够作为高等院校讲授这一哲学流派的参考用书，那末我们的工作就不是徒劳的了。我们在选、译、校、审各方面虽曾作过仔细

的推敲，并曾多次集体讨论，花的时间和精力也的确不少，但是同我们的期望仍有很大的距离，也未必十分切合读者的要求。无论在选题方面，还是在译文方面，都会有不少缺点以至错误，渴望读者多多指正。

由于国内目前缺乏现代外国哲学方面的书刊资料，我在这部论文集中所用的著作和资料，大都是我的国外的同学或朋友们惠赠的，其中帮助最多的是：Prof. H. Feigl; Prof. Carl G. Hempel; Prof. K. Ulmer; Prof. W. Stegmüller; Prof. A. Naess; Frau Dozt. Dr. Frodl-Kraft; Mrs. van de Velde-Schlick 等。Prof. Feigl, Prof. Hempel 和 Prof. Stegmüller 还看了我的全部选题内容，并提了补充意见。我在此对他们的盛意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篇幅较大，应邀担任译校工作的同志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个十分枯燥而又相当艰巨的工作的。我非常钦佩这些同志对事业的责任心，并深深感谢他们对我的深情厚谊。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王太庆、李金声和江天骥三位同志对我编这部论文集在译、校和审各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协助，这部书不知会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还有杜任之、朱德生和张惠秋三同志从其他的方面对于我这个工作两年如一日地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洪 谦

1980年9月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I. 哲学的语意分析

1. 哲学的转变*

Moritz Schlick

哲学在某一特定时期取得了什么进步，是人们经常悬赏征答的问题。哲学上的时期，惯常是一方面根据某位伟大思想家的名字来划分，另一方面用“当代”来划分的。人们似乎认为，直到那位思想家为止，人类在哲学上的进步相当清楚，但是从那以后，最近这个时期又添加了哪些新的成就，就很可疑了。

这样一些问题清楚地表明，人们对刚刚过去的这个时期的哲学不很信任。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那个征答题目只不过是有一种难以启齿的说法在问：那个时期的哲学到底说得有什么进步？因为如果肯定成就是有的，那也就明白成就何在。

如果说，人们对待较远的过去不抱那么大的怀疑态度，如果说，人们比较倾向于承认那时的哲学中有上升的发展，原因可能是人们对已有历史地位的一切怀着较大的敬意。此外，古老的哲学理论至少已显示出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因此在考虑到这些哲学理论时，人们能把它们的历史的而不是实际的意义作为基础，特别在人们往往不敢于在二者之间加以区别的时候，这种情形就更突出了。

但恰恰是最伟大的思想家极少相信前人的、甚至古典名家的哲学研究成果是不可动摇的和永恒的。这可由下述事实来说明：基本上每一个新的体系都是整个从头开始，每一个思想家都追求

* 译自“Erkenntnis”[《认识》]，Band I (1930—31)，Heft 1，S. 4—11。

他自己的坚实基础，而不愿意随着前人亦步亦趋。Descartes(不是没有理由)觉得他自己的哲学是完全从头开始；Spinoza 相信他采用(当然是非常外表的)数学的形式，已经找到了最终的哲学方法；Kant 确信，沿着他所开辟的途径，哲学将会终于走上一门科学的康庄大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把哲学的彻底变革看成必要的，并且亲自进行这种变革。

哲学的这种特殊命运被人们再三描述，反复慨叹，再谈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沉默的怀疑和绝望似乎是对待它的唯一恰当态度。两千多年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为结束各种体系的混乱、为改变哲学的命运而进行的一切努力，都不再能引起人们重视了。说人终于解决了许多极其难解的问题，例如 Dādalus 的问题，并不能给行家任何安慰，因为他所担心的正是哲学决不会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我之所以要举出人们经常描述的这种哲学见解的混乱状态，为的是让大家毫不怀疑：我充分意识到，我现在所要说出这个信念，影响是很大的，分量是很重的。就是说，我确信我们正处在哲学上彻底的最后转变之中，我们确实有理由把哲学体系间的无结果的争论看成结束了。我断言，现代已经掌握了一些方法，使每一个这样的争论在原则上成为不必要的；现在主要的只是坚决地应用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是在不声不响的、多数哲学教师和哲学著述家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因此形成了一个局面，以前的一切都不能与它相比。只有熟悉了这些新的方法，并从这些方法所导致的立场出发，回顾那些曾被当作“哲学的”一切努力，才能看清这个局面真是独一无二的，才能看清已发生的这场转变真是最后的转变。

这些方法是从逻辑出发的，Leibniz 曾模糊地看到这些方法的

端倪，在最近几十年里，Gottlob Frege 和 Bertrand Russell 曾开拓了重要的道路，而 Wittgenstein（在 1922 年的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逻辑哲学论》] 中）则是一直推进到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

众所周知，最近几十年数学家发展了新的逻辑方法，这首先是为了解决数学家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借助于传统的逻辑形式所不能解决的。此外，他们建立的这种逻辑（见本期 Carnap 的论文*）同旧的形式相比，在其他方面也早就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无疑将很快地完全取代旧的形式。那么，这种逻辑是不是我刚才谈到的那种伟大方法，能够使我们在原则上去掉一切哲学争论，它是不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一般的规则，使我们能够至少在原则上解决一切传统的哲学问题呢？

如果是这样，我就几乎没有理由说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因为那只会取得一种逐渐的、可以说是技术上的进步，就像内燃机的发明终于使飞行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那样。不管对新方法的价值估计得多么高，单靠运用一种方法，是决不能作出如此原则性的事情的。因此这个伟大的转变并不是依靠方法本身，而是依靠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即看清逻辑自身的本质。这件事虽然是靠这种新方法才成为可能的，是这种新方法所引起的，却发生在更深得多的层次上。

人们早就说，并且常常说，在某种意义上，逻辑的就是纯粹形式的，但是并不真正明了纯粹形式的本质。弄清纯粹形式的本质，是从这一事实出发：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即是说，这种陈述表达着其中所认识到的实况，而这是可以用随便哪种方式、通过随便哪种语言、应用随便哪种任意制定的记号系统来实现

* “Die alte und die neue Logik” [《旧逻辑和新逻辑》]，见 “Erkenntnis”，Band I, Heft 1, S. 12—26。

的。所有这些可能的陈述方式，如果它们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知识，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

所以，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知识；知识通过它的形式来陈述所知的实况，但形式本身是不能再被描述出来的。形式的本质只在于知识，其余一切都是非本质的，都是表达的偶然材料，和我们用来写一个句子的墨水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简单的见解具有意义非常重大的后果。首先，它使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因为这种研究是不能交给心理学的。关于“认识的有效性和界限”的问题不存在了。凡是可以表达的，就是可以认识的，就能对它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没有什么原则上不能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原则上不能解决的课题。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回答、不能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无意义的语词排列。这些语词排列表面看来虽然好象是问题，因为它们似乎满足了通常的语法规则，但实际上却是一些空洞的声音组成的，因为它们违背了新的分析方法所发现的逻辑句法的深刻内在规则。

只要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在理论上总能指明它的解决办法，因为很明显，从根本上说，指明解决的办法，是与指出问题的意义相一致的。当然，实行这种办法，由于某些实际情况，例如人的能力不足，可能受到阻碍。最后结束解决途径的证实活动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出现了观察和直接体验所验证的某一事实。事实上，在日常生活和一切科学中，每一个陈述的真（或假）全都是这样一种方法确定下来的。因此除了观察和经验科学以外，没有其他检验和证实真理的方法。每一门科学（我们用这个词是指它的内容，而不是指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作的实际活动）都是一个知

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全部科学，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命题在内，都是知识的体系，在这以外，再没有一个“哲学的”真理的领域。哲学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不是一门科学。

那么哲学是什么呢？它虽然不是一门科学，却仍然是很有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今后可以像从前一样，被尊为科学的女王；因为确实没有这样一条规定：科学的女王本身也必须是一门科学。我们现在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科学的内容、灵魂和精神当然离不开它的命题的真正意义。因此哲学的授义活动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开端和归宿。有人说哲学给科学大厦提供基础和屋顶，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正确的；错误只在于以为这基础是由“哲学”命题（认识论的命题）构成的，而且这座大厦还加上了哲学命题（称为形而上学）的圆顶。

哲学的工作不在于提出命题，陈述的意义不能再用陈述去说明；这是不难看出的。因为我如果用一些解释和定义，也就是借助一些新的词，来说明我所用的词的意义，人们就一定会进一步追问这些新词的意义，并且一直追问下去。这一过程不能是无止境的，它总是终止于实际指出和表明那个意思的时候，就是说，终止于实际活动中；只有这些活动是不能够，也不需要再作进一步说明的。所以说，最后的授义总是通过行动实现的，这些行动构成了哲学的活动。

过去时代最严重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述，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

上^①，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

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揭露了这种错误的提问，形而上学争论的历史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我们的看法，如果正确，也必定得到历史的批准。一定可以看到，它是能够给“哲学”一词的意义变迁作出某种程度的说明的。

实际上正是这样。在古代，真正说来一直到近代，哲学只不过等于每一种纯理论的科学研究；这就表明科学当时正处在那样一个阶段，仍然必须以澄清自己的基本概念为主要任务；各门科学从它们的共同母体哲学中解放出来，则表示某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已变得足够清楚，可以用来进一步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果说，目前伦理学和美学，有时甚至心理学，仍然被看作哲学的分支，这正表明这些学科**仍然没有掌握足够清楚的基本概念**，它们的努力仍然主要放在**它们的命题的意义**上。最后，如果在具有坚固基础的科学当中，**突然在某一点上出现了重新考虑基本概念的真正意义的必要**，因而带来了一种对于**意义的更深刻的澄清**，人们就立刻感到这一**成就就是卓越的哲学成就**。大家都同意，例如 Einstein 从分析时间、空间陈述的意义出发的活动，实际上正是一项哲学的活动。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加一句，科学上那些决定性的、划时代的进步，总归是这一类的进步：它们意味着对于基本命题意义的一种澄清，因此只有赋有哲学活动才能的人才能办到；这就是说：伟大的科学家也总是哲学家。

^① 参阅我的论文“Erleben, Erkennen, Metaphysik”[《体验，认识，形而上学》]，见“Kantstudien”[《康德研究》]，Bd. 31 (1930)，S. 146。